

卷大

怪病·奇方·秘案

揭秘中医最不可思议的奇闻异事

范修文·著

鬼马郎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鬼郎

怪病·奇方·秘术

揭秘中医最不可思议的奇闻异事
范修文·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马郎中/范修文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11

ISBN 978-7-5387-2866-8

I. 鬼… II. 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1523号

出品人 张四季

策划人 博集天卷·张应娜 耿金丽

责任编辑 苗欣宇 付娜

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风等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

鬼马郎中

范修文 著

出版发行/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/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/130062

总编办/0431-86012927 发行科/0431-86012939

网址/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/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/787×1092毫米 1/16 字数/200千字 印张/17.5

版次/2010年3月第1版 印次/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/26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鬼马郎 目录

目录 · 002

- 第一章 山中奇遇 · 003
- 第二章 小三鬼穴 · 018
- 第三章 蛇虫缠身 · 033
- 第四章 猴魔掠影 · 044
- 第五章 黄鼠秘方 · 061
- 第六章 鸳鸯怪忌 · 072
- 第七章 杀狼取骨 · 093
- 第八章 寄生怪谈 · 111
- 第九章 恶鬼娶儿 · 125
- 第十章 魔术奇闻 · 146
- 第十一章 江湖恩怨 · 161
- 第十二章 千年鸳鸯 · 185
- 第十三章 人面毒瘤 · 203
- 第十四章 周老秘术 · 218
- 第十五章 鸡头黄精 · 239
- 第十六章 还阳禁术 · 255
- 尾声 · 277

引

子



·
鬼马郎中·

·《甲乙经序》记载：汉代名医张仲景医术高超，一次他遇到文学家王仲宣。张仲景对他说：你有病，而且病得很深，现在属于潜伏期，如果现在不吃“五石汤”，你四十多岁的时候病会发作，发作时你的眉毛先掉，然后危及生命。王仲宣当时二十出头，凭着自己年轻体壮，根本听不进去。等他40多岁时，果然疾病发作，眉落而死。

·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记载：晋国有一个巫医名叫桑田。晋景公得了重病，召桑田来诊断。桑田仔细诊断后说：大王呀，您这病很重，活不到吃新下来的小麦那个时候。晋景公根本就不相信。等到当年小麦刚熟，景公命令赶快收割，然后让厨房用新小麦做一顿饭。但还没有等饭做好，晋景公就感觉肚子发胀，急急忙忙去上厕所，后来竟然死在厕所中。

·《三国志·魏书·方技传》记载，华佗曾对一病人说：你病得很重，而且病在腹部的深处，想治好你的病，就必须做手术。可是你的自然寿命仅有十年，在这十年中，病不会要了你的命，我看你还是忍着点，用不着挨这一刀。此病人果然十年后自然死亡。

·2000年初，一场罕见的流感袭击了西方国家，大约有百万人住院治疗。由于这场流感来得迅猛，而且病毒具有抗药性，一般西药效果并不理想。于是一些国家纷纷从中国空运板蓝根中药，而且一用之下，效果竟出奇地好，基本上药到病除。此事在西方媒体曾掀起了一阵波澜。

没有风，世界仿佛凝固了。

毒辣的太阳在头顶肆无忌惮地审视着苍生。

额头上的细汗凝聚成珠，滑过额角、滑过眉梢、滑过耳前，顺着下颌滴落。

修文没有眨眼，他不敢眨眼，因为他只要动一下，就会激怒到那条毒蛇。

一人一蛇，狮子崖边，对峙。

双方都在寻找机会，希冀在瞬间发动攻击，以先发制人。

他在颤抖，这是一条过山刀。在陆县的传说中，过山刀吻下无活口。

不知名的树，从山崖石缝中伸出，贪婪地吸收着阳光，粗壮的树枝展示着它强大的生命力。就在这枝树丫上，挂着一条额头黑得发亮的毒蛇，此刻正对着修文吐着猩红的信子，毒蛇身上黄绿相间的花纹，在阳光下泛着阴寒的冷光。

与寻常所见毒蛇不同，它头顶上有块艳红的肉块冲天而起，宛如鸡冠。

此刻他心中万分后悔，脑子发什么热非要爬这狮子嶂？明知这狮子崖无人敢攀，却还要逞能。

正午的高温，令他的毛孔大张，汗水像开了闸似的越出越多，脱水令他开始感觉眩晕。时间一秒一秒地划过，短短数秒像被放大了数年，他仿佛看到过山刀慢慢幻化成黑无常向他招手。

他心想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必须做点什么，否则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没几个人会放弃活下去的权利，修文也不例外。

他的眼珠子四下转动，寻找东西做武器，

第一章 山中奇遇

· 鬼马郎中 ·

与此同时身体的其他部位却不敢动弹，以免惊动到这尾死神。此时的他完全暴露在过山刀的攻击范围之内。

最后他将目光锁定在左边，那儿恰好有根一米长的枯枝，尽管左手在攀崖时弄伤了不大灵便，但仍能抓住枯枝。可就这么轻巧的动作，还是惊动了它。

“必须先发制人”，趁着毒蛇身子向后盘曲蓄劲的空当，他一咬牙迅速地窜了起来。时机恰好，在毒蛇向他飞射过来的瞬间，他已顺利地站立起来。

只见他一把将枯枝扫了过去，奈何左手僵硬力道不足，又失了准头，枯枝只与毒蛇擦边而过，将它扫在地上。

见错失良机，他赶紧把枯枝换到右手想要再出一击，但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瞬间里，怪蛇已缠着枯枝游了上去，他的反应速度完全跟不上怪蛇，等觉察时它已缠住了他的左臂。

他想要发力甩动的时候，它已经抬起了头，闪电般对着他的手臂就是一口。

奇怪的是，他竟然感觉不到一点儿痛。

他一下子懵了，呆立片刻，条件反射地将自己的左手连同怪蛇向旁边的巨石甩去，过山刀与左手同时砸在石壁上。过山刀当场被砸个稀烂，还好，左手垫在蛇身上，并无损伤。

摔在石壁上的手无丝毫感觉，但在不到三十秒的时间里，肿得竟然跟小腿一样粗，粗布上衣的袖子被撑破，露出了黑得发亮的皮肤，太阳底下更见光泽。

他只觉得心脏狂跳得似要从口中跃出，呼吸困难得要把肺给压得炸了，身子摇摇欲坠一个趔趄向前扑倒。

他并没有感到撞在岩石上的痛楚，只觉得像是倒在了软枕上。

他勉力抬起头，睁眼望了望，原来撞在了一个人身上。

只见这人生得白白胖胖，一双细目，五缕长须，是一个中年道人，道袍在山风中猎猎作响，直让人以为是仙人降世。

这道人一言不发，一把钳住他，将他横抱腰间，头也不回地朝狮子嶂上爬去。

半清醒状态的他，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声，狮子崖向后移动得越来越远，直到从眼界消失。

那道人行走得飞快，脚力非常好，就算在这群山中的巨石之间也能如履平地。

他被那道人行挟得腰间生痛，毒气攻心，一阵眩晕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
都说人在濒死弥留之际，以前经历过的事，会在脑海里重新演绎一遍。这时的修文，大概也处于这种状态。

周围一层薄雾，仿佛隔了层纱。透过雾纱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蹲在沙滩上。

“那不是我吗？”

他心下奇怪：“怎么会见到自己？”

雾那端的修文，蹲在沙滩上，挑拣一些鹅卵石。阳光下，沙滩上的鹅卵石，呈现出浓淡、深浅变化万千的色彩——黑、白、黄、红、墨绿、青灰，他看得如痴如醉。

“不要打我，不要拉我衣服……”一群小朋友在拉扯着他的衣服，腋下已经破了一个口子。还有一个高大的小朋友，用手掌不停地朝他的头上盖，他抱着头，蹲在教室的墙角，蜷缩着，瑟瑟发抖。

他从折叠凳上摔下，想撑起身子，发现左手已不受控制，扭头一看，左手因骨折，已成畸形了。

医生在帮他手法复位，两位助手用力牵拉他的左手想恢复骨折的位移。他痛得撕心裂肺地大叫，沙哑的嗓音让他母亲的眼泪不停地流。

他左手骨折部位附近的肌肉萎缩了。他大骂庸医。

他孤零零地站在一边看其他小朋友玩耍。

他经常独自一人到沙滩上玩。阳光下手里握着圆润温暖的鹅卵石，有一种别样的温馨让他感到安宁。

他又跑到河滩来收集鹅卵石。那天河水很清澈，闪光的小浪花，浮跃着柔和的金光，时而有叉尾斗鱼从水中跃起，斑斓的鱼鳞与浮光相映成趣。

这时他看到浅水中，有一个造型很奇特的鹅卵石。于是他卷起裤腿，下到水里捡起这个奇怪的鹅卵石。

仔细端详，发现这块鹅卵石上，竟然有着一个人手的握痕，如捏



泥巴一样留下来的五指印痕。

可是，这不是泥巴，这是一块富含二氧化硅的坚硬的鹅卵石，谁又能在这上面留下印痕呢？这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吗？以他当时的知识水平，完全无法理解这块石头为何有着如此奇怪的造型。

他抬起头，目光沿着河流的源头望去，远方的狮子嶂映入眼帘，那是美丽的地方，也是有着传说的地方。

也许，这块鹅卵石是狮子嶂上给雨水冲刷下来的吧？或许，山上也许是住着什么奇人吧？不然，谁能在鹅卵石上捏出印痕来呢？

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件怪异事件。

薄雾那边如梦似幻，他晃了晃脑袋——狮子嶂，没错，就是狮子嶂。

狮子嶂远远望去，如一只趴在地上的雄狮。据传此山是远古某一仙人的坐骑化身，这更添了这座山峰的神奇色彩。

狮子嶂传说很多，其中流传最广的，是一个关于仙人洞的传说。说的是狮子嶂里有个仙人洞，住着个仙人，洞里面还有张八仙桌。至于这个传说的真假，现已无法考究。

他望着雾那头的狮子嶂。

在狮子嶂上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件怪异事情。

自从捡到那块带着印痕的鹅卵石后，他就琢磨着要上一趟狮子嶂，好奇心搅得他心痒难耐，总想要上山一探究竟。大概探险是每个孩子心里都有的想法！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个神仙梦！

在阳光明媚的某一天里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决定去爬一趟狮子嶂，不仅仅为满足他的好奇心，还因为大山里远离人群，自由、空旷，不会有人到山里来欺负他。

真不知这避世的毛病是怎么学来的？这个可怜的修文。

狮子嶂海拔 651 米，对于沿海地区的人来说，也算是高山了。狮子嶂上植被常绿，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巨大山石。石与石之间形成一些隧道一样的通道，他在其间穿梭而过，时不时碰到从山顶流下的泉水，一阵沁骨的寒。

沿着小径一路摸去，时而走的是山路，时而走的是巨石间的隧道，终于来到山腰。他歇了歇，抬头望望，想要上到山顶，必须先过一道堑。他心里有点畏惧，不过都已到这里了，没理由不继续。

在垂直山壁中的这道堑，像是被巨斧硬生生劈出来一样。

鬼斧神工的大自然，弄出这道险堑阻碍人们爬上山，保护山体不被人侵犯，而这个堑口恰似狮子嶂的狮口，也算是一道独特景观。

他们镇子上的人把这道险堑叫做狮子崖。如果人从这个狮子崖上掉下，摔到下面的巨石上，立马就成肉饼，所以平常人们都不敢过这堑口。这也是令狮子嶂充满传说的原因之一。在未知的领域里，总是被人类的传说所充满。

不知哪里来的胆气，他整个身体贴着峭壁就想爬过堑道。踩着只有一尺来宽的小道，向下望去，数百米高，不由得一阵眩晕，此刻，就是攀岩高手也不敢放松警惕，若是有一点的失衡，怕是要向阎王报到了。

一阵山风撞来，吹得他摇摇晃晃两腿发软，双手使劲抓住凸出的小石块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由于用力过度，还有旧患的左手承重不住而一阵剧痛，松了开来，身子向左一坠，右手吃力，给石头的棱角划出了几道口子，还好，仍紧紧地扣住了石缝，不然真的摔下去，他就得提前跟马克思见面。

为爬过这道堑口，他使尽了力气，任凭石棱在身上划下了不少的口子，总算爬了过去，跳到对面的平地上。

他已是脱力了，此刻什么也做不了，便躺地上休息一会儿。地上是清冷的岩石面，躺在上面感觉很凉，恰好与正午的酷热相抵消。他没想到，花了一上午才爬到半山腰，进度如此缓慢。

“都怪这只废手，累我差点丧了性命。”修文心下恨恨道。

忽然觉得背上有凸出的石头硌得人生痛，他想要换个舒服的姿势躺一下，用右手撑起身子时，眼角瞥见石面上有个奇怪的暗影。

仔细一瞧，这石面上的暗影原来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脚印，足足有两公分深，硬生生地踏入石面。

那一刻，他足足怔了有一分钟，实在不可思议，是谁？在石面上踩着脚印玩？这个跟有印痕的鹅卵石有什么联系？为什么尽遇到这些怪异事？他不得要领。

盯着脚印，他大口地喘气。大脑在飞速地运转，思索着脚印与怪石之间的联系，仍然是毫无头绪！

这时，突然感到背脊骨一阵发凉。他已经没有躺在石面上了，背



正对着热毒的太阳，哪来的凉意？

只听得一阵嘶嘶之声从侧边传来，他生硬地扭过头向左瞧去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，全身上下都不听使唤。

侧边伸出的树丫上，挂着一条额头黑得发亮的毒蛇，此刻正对着他，吐着猩红的信子，蛇身上那黄绿相间的花纹，在阳光下泛着阴寒的冷光。

“啊……”他头痛欲裂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修文还以为身在浓雾之中，一时还分不清虚幻与现实。左手传来一阵剧痛，他哼了一声觉醒过来，疼痛把他拉回了现实。

“没想到，还能在过山刀的吻下生还。”他暗自庆幸，一定是那道人所为。

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环视了一下四周，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山洞中，斜躺在角落里。

洞中非常干燥，适宜住人，他试着向里探目望去，看到深处有一张木床，床前有一张四方的八仙桌，桌上点着一盏水油灯，散发着昏暗的灯光。整个洞内布置得非常简洁，没有什么杂物，显得很空旷。

那挟持他的道人在木床上闭目打坐，此时已经睁开了双眼，恍惚中从他眼中看到一道精光射出，一闪即逝。

那道人见他醒来，径直走了过去，直直地对他说：“你真命大，被过山刀咬了还能活命。不过你不要以为在走运，那是我救了你。”

左手的肿势已消，他看了看左手的伤口，有草药敷过的残渣，相信这道人没有骗他，便朝他点了点头道：“谢谢……呃……谢谢大叔！”看道人这副着装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，心下勉为其难叫声大叔。

“不用谢得这么早，你身上的毒没有清完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”那道人木无表情地说道。

顿了一顿，那道人又接着问他：“想要活命吗？”

修文猛点头，心下道：这不废话嘛，还有人嫌命长的？

“要想活命，就得答应我个条件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拜我为师。”

修文怔了一下，心道：他怎么会提出如此奇怪的条件？按常理，一般人都是乘人之危，他倒是反过来给我好处，莫不是其中有诈？

修文满脸狐疑地望着道人。道人对他点点头再一次肯定他刚才的话。

于是，修文对道人道：“我愿意拜你为师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的资质有限，办事不力不要怪我，也不知拜师后要做什么？”

然后，又把萎缩的左手摊出来给道人看，要他考虑清楚，别到时后悔遇人不淑。

那道人苦笑了一声道：“只要是个活人就行了，我还能要求什么呢？都快要入土的人，只想找个人继承衣钵。”

“我看大叔你还是身体很棒的嘛！怎么这样说？”

“先别说我，说你吧！你身上的蛇毒只是暂时抑制住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发作，要看你的运气了，至于你萎缩的肌肉，我自有其他办法。”那道人自信地说道。

“真的？我这可是陈年旧患了，你有办法？”

“你看那边。”那道人的手一指木床左边，只见那有一口深潭，微微冒着寒气。此时，在水油灯的昏黄灯光下，一条粉红色的鱼儿游到水面，吐了个泡又迅速地潜入深潭中。

修文心想：刚才没留意，原来洞里还有口寒潭。可是，我不明白，他要我看那口潭干什么？

“我不是要你看那口潭，是要你看潭里的鱼。”那道人又说。

道人这一说，吓了修文一跳，别不是他能听到别人心里的说话吧？

“鱼？鱼怎么啦？”他赶紧接话道。

“这鱼将是治你蛇伤与肌肉萎缩的药。”

那道人把修文扶到潭边让他好好看着，只见那道人迅捷出手，一下子就从潭里捞出一条到水面透气的鱼，然后摊开手掌展示开来。

“咦？这鱼没有眼睛？”

只见这鱼有六七厘米长，一身粉红色，像红鲫鱼，但是没有鳞。除了没有眼睛外，它还有其他一些奇怪的地方：嘴边长着四根短短的胡须，跟泥鳅一样；尾巴的鳍分成叉，像燕子尾巴；全身半透明，可



以看到它的脊椎和内脏。

这就是道人说的药？要是药的话，该怎么服用？

道人给修文看了无眼鱼，说是治疗肌肉萎缩的药物，要想获得治疗，必须先拜其为师。

修文自小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奇怪的人，不过为求活命，他自然是乖乖地行了拜师礼。就这样，修文莫名其妙就拜得了一位师父。

日后，修文使用的大多数本事，都是从这里师父身上学得的。只是当时不明就里，等到日后明白了，他师父却是不在人世了。

人就是那么后知后觉，往往在拥有的时候不会去珍惜，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

“我今天逼你为徒，实出于无奈，师父今天先跟你说声，对不住了。”那道人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态度大转变。

这让修文吃了一惊，道人竟然对他如此客气。但是，既然拜得他为师，便要尊称他一声师父。尊师重道的形式还是要遵从的。

他向道人磕了一头说：“师父，别这样说，我听你的就是了。那你要我现在怎样做？”

“什么也不用你做，喝了这锅鱼汤。”道人边拨弄着鱼汤边对他说。

修文伸手接过碗，舀了汤就喝，连肉带汤一锅全吃完。他皱了下眉头，似乎味道不怎么样。完了后，那道人再给他半粒乌黑发亮的丹药，要他服下。

修文接过一看，乌黑发亮的药丸却是只有半粒。

“怎么只有半粒？”他问道。

“另外半粒让我吃了。好了，吃完我送你下山，赶紧回家，明天还来。”那道人没有过多的解释。

好多事情，不是一下子能够交代清楚的，道人不说，修文这做徒弟的自然也就不敢问，该知道的时候，他自然会说。不刻意去追问亲近的人的隐私，是修文做人的一项原则。

服完丹药，那道人把修文送下山，这次没有再经过蜥口了，另有小径下山，只是要绕得远一点。

“记住，喝了鱼汤，也只能让你体内的蛇毒暂时不发作，以后每

天都要来找我，我再为你配药。”道人又交代了一番。

修文点头：“明白。明天见。”

回到家，天色已晚，他随便编了个理由就骗过了父母。

这天的经历实在是太过离奇，令修文一晚上都在亢奋之中，先是怪石，再是脚印，三是过山刀，最后是那个神奇的道人，还给他喝了奇怪的鱼汤，服了乌黑的药丸。这些事情全都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外，少年的天性就是好奇，那道人身后的本事，对修文来说有着无比的吸引力。于是他决定，一定要好好跟道人学东西。

此时恰好是高二暑假，他可以每天上山去找道人。

那道人是怎么样的人？修文心中不停地想，这个年代还穿着道服，要是放在前两年，非给捉去批斗不可。

“明天要趁机问点什么。他给我的什么药？竟然可以化解过山刀的毒？那无眼鱼，又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师父要服下另外半粒丹药？”修文心下嘀咕。

“唉，不想了，既然以后跟他学艺，始终是有机会了解到的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修文这位新拜的师父反反复复、事无巨细地给他灌输着那些——当时他无法理解的概念——中医的概念，这种填鸭子式的教学，让修文不堪忍受。

而最麻烦的是，还不能让他父母发现他的异常之处。

因此，修文每天匆匆吃完了晚饭，又要装作优哉悠哉的样子，慢慢走回房间，关上房门，然后再从窗口溜出去，漏夜上山。所以无论是从生理上，还是在心理上，他都倍觉难熬。

不过，对于修文来说，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，他在道人那里学得了大量的中医基础知识，另外还有一般医学院校难以接触到的特殊疗法（即是以后要讲到的一些祝由之术）。

先前修文惊于他的轻身功法，曾提起要学。后来才知道道人因为有练一些功法，所以力道异乎常人，平常动作都是迅捷于普通人的。

如果大家看过中医的教材《推拿功法学》就知道，学习中医推拿的基本功，就是要先学少林内功、易筋经、八段锦或是五禽戏，这些功法，都能发挥人体的很多潜能，能最大程度地优化配置人体肌肉力量与神经协调。



这才有了他挟持修文后仍能在山中如履平地的一幕。

那道人收了修文做徒弟后，便悉心传授技艺给他。

主要传授的内容是一本书——《狮山试效方》。

在这本大部头的书里，绝大多数内容是修文第一次接触到的概念，如阴、阳、木火土金水、五行生克制化……让人听来不觉一头雾水。

对于虚而不实不知所谓还玄之又玄的东西，修文的大脑很是排斥。

其实道人教给他的只是如何自习的方法，并没有再进一步深入传授，也没有时间再给他进行深入的教学。再说你也不可能要求一个新手，能够填鸭式地吸收你所有的理论。

修文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只能老实地诵读。所谓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做什么学问都是循序渐进的，一蹴而就也许会得到反效果！

那道人不仅要他学医还要他练功，练的竟然是易筋经，说是对排毒有帮助。道人吩咐下来的，他不敢有疑，再说能够解毒，何乐而不为？

学习过程中，修文曾怀疑《易筋洗髓经》的威力。哪知一听他这样质疑，那道人怒得眉毛一挑，气呼呼地指着洞内石壁：“你看那经文，字字深入壁中一寸，那是我用手指刻上去的，靠的就是易筋经的功夫。”

修文一咋舌，这才信服。

随着以后见识的增长，他才知道那些石壁上的经文，不过是道人用药粉涂抹在石壁上腐蚀而成的，哪有什么手指刻碑的功夫？把经文刻在石壁上，只是为了能够方便时时阅读而已，但当时的修文的确是被唬住了。

估计那鹅卵石与脚印，就是那道人练手的杰作，倒是把修文给唬上山做了他的徒弟了。

这易筋经练起来，真能累人，尤其那招饿虎扑食，难度特别大。

各位可以想像一下，四肢趴在地上，还要做出饿虎扑食这种姿势，趴着还不算，更要不停地把上半身来回屈伸，四肢却不能移动。

这回修文可谓吃尽了苦头。

练时很累，练完后全身发热，出了身臭汗，精神头反而变得很足，身体的柔韧度与弹跳力都有了不同幅度的改善。他明显地感觉到，身体比以前灵活了不少，但这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感觉出来。

各位看官可能失望了，修文练的易筋经，绝不像武侠小说里说的那般能够飞檐走壁或是开碑裂石，总体来讲，这不过是一门内养功法，强身健体罢了。

再表《狮山试效方》这本书，那道人把它分成原文本和精简本。

其中原文本，内容浩繁，有数百万言。里面记载的东西，稀奇古怪应有尽有。举个例子：什么席伞度水术、定身法、画烛点灯、造雾隐遁法等等等等，荒诞不经不一而足。另外，这本书的纸质也是很奇怪的，有些地方是古代印刷版的，有些是现代影印版的，各种字体都有，而且还有一些是日文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字。

总之此书古今中外包罗万象，装订也不整齐，像是一本东抄西摘的杂记。

这本书杂乱无序，毫无章节，看起来十分费力。

他问道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，道人说，这是师门从全国各地搜来的秘法杂合而成的一本书，所以十分凌乱。

那道人说他自己也没有看全，只是把他用过的，或是可以理解的一部分，整理成一本精简本。别看就是这样一本书，里面的每一章节，都是原作者积各代心血而著成的。所以他吩咐修文以后要认真揣摩这本书。

不知不觉，修文已经山中学艺一月有余。道人每天都给他配药清毒，让他煲鱼喝汤，练功强身，却依然无法完全把毒清除。

修文心中喜忧参半，喜的是多门手艺，忧的是命悬一线。

道人说，他没有办法帮修文把毒清除干净，因为他自己纵有心，却无余力了，寿限将至，如何再替人解毒？

有心无力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快死了吗？修文心里着急。

他急道：“我不明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道人说，他本来是一个江湖帮派的人。

修文一愣，什么年头？还有这种事存在？那这是个什么帮派啊？

道人继续说，他是将相派的子弟，将相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



织，可惜在解放后，就被清理得差不多了，估计现在这个帮派已不复存在了。道人很久前就脱离了将相派，带出了将相派的秘本藏书《狮山试效方》。

从前在将相派里，道人和鹿浮山上的人起冲突，留下了旧患，一直靠无眼鱼支撑至今。如果不是为了把技艺传下去，也许在碰到修文的那天就翘辫子了。

修文问，为什么呢？

道人说，就是因为碰到修文，他才服下了半粒葛氏遗丹，苦撑到今日。现在他已是苟延残喘，为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把他多年的心血传下去。

修文问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啊？

道人白了他一眼，说，那时候还有时间挑人吗？

修文又问，那你身体现在怎么样了？打算如何？

道人扒开道袍，露出胸膛让修文看，只见他胸口的膻中、神封、乳根五处穴位，一片乌黑，明显是受到重力挫伤。

道人说，他的肺叶早就受到重伤，肺叶萎缩，靠的就是无眼鱼药力，才撑至今日。

修文急问，那现在怎么办？

道人会心一笑，说道，他现在心愿已了，可以等死了，而修文身上的余毒，在葛氏遗丹、草药、无眼鱼三者的作用下，应该可以撑个三五年。

“啊？那我岂不是只能活个三五年？”修文叫苦道。

道人点点头，说修文你只有三五年命了，想要活命，唯有去找他师侄，因为他掌握着更多的秘术。他师侄在岁城西边的围龙屋里。

道人没有说谎，他真的如他所言那般，两个月后寿终正寝。

这两个月里和道人朝夕相处，修文对他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厚了起来。从小到大，除了他父母，就再也没有人给过他这样的关怀。虽然也猜到道人会离去，可是心里依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望着道人的遗体，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

拜祭过道人后，修文回洞里收拾了下东西，把洞里打扫了一下，再看了一眼这个待过两个月的山洞后就离去了。虽然不舍，但还是要告别这个地方。走时他又顺便捞了几条鱼回家，晚上交给他母亲加